

不幸的玛丽雅之死

——南斯拉夫中短篇小说选

《世界文学》编辑部 编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南斯拉夫著名作家的代表性小说二十四篇，较全面地体现了南斯拉夫近几十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概貌。

作品反映了南斯拉夫不同阶层人物对人生、爱情、理想、革命的追求，从奥匈帝国统治下人世间的凄苦，到严酷的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的困难复杂局面，展现了新旧时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民俗风情画，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真实感。

本书内蕴厚实，风格各异，构思巧妙，文笔细腻，隽永耐读。

不幸的玛丽雅之死

——南斯拉夫中短篇小说选

世界文学编辑部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3/4 插页2 字数352,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

书号：10151·954

定价：2.90元

编辑说明

本书呈献给读者的，是南斯拉夫二十一位当代著名作家的二十四篇小说。南斯拉夫是一个联邦制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和优秀作家。编选时，我们考虑了这一特点，从六个共和国的文学中各选了一些作品，力求使读者通过这个集子对南斯拉夫当代中短篇小说创作，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二十一位作家在南斯拉夫文学史上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大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便已开始了文学事业，但真正活跃于文坛并取得成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之中如伊沃·安德里奇、米洛斯拉夫·克尔莱扎等人，其作品不仅对本国文学有深远影响，而且也赢得了国际声誉。安德里奇于1961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他的代表作《德里纳河上的桥》已为世界各国读者所熟知。克尔莱扎的小说也已被翻译介绍到许多国家。

本集选收的作品题材较为广泛，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民的痛苦，到反法西斯斗争、战后初期的困难，直至较近时期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集子里都有所反映。小说《蛇》通过一个被毒蛇咬伤的农村小女孩倒卧荒郊的悲惨景象，生动地展示了异邦统治下波斯尼亚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安德里奇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波斯尼亚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有浓郁的乡

止气，色彩斑斓，富有感染力。这篇小说体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独特风格。《初识社会》借助于孩子的一双眼睛，反映旧时下层人民的生活。作者在人物的刻画和景色描绘方面着墨不多，但形象鲜明，栩栩如生。《鸡蛋静物画》和《手的故事》都是揭露德国法西斯丑恶嘴脸的，艺术上各有特色。前者写一个对德国侵略者抱有幻想的老人引狼入室的悲剧。后者采用拟人化手法，通过左右两手的对话及其在关键时刻的实际行动，说明假仁假义和残酷屠杀是同一法西斯机体上以两种面目出现的工具。小说构思巧妙，语言生动，读来耐人寻味。《亚科勃·德罗兹格的危机》、《昆虫标本收藏者》和《疲倦的神》等几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现实生活，探索社会道德问题，包括比较尖锐的青年道德问题。

本集作品的次序按作者出生先后排列，每篇附有作者生平及创作简介。为了帮助读者对当代南斯拉夫短篇小说概况有较多的了解，作为附录我们选登了南斯拉夫文学批评家姆·马尔科维奇的一篇文章：《论当代南斯拉夫的短篇小说》，供参考。

1985年2月

蛇

伊·安德里奇

谢素娟译

白蒙蒙的公路，穿过辽阔的格拉西纳茨平原，遥遥伸向远方，极目远眺，无穷无尽。公路上，两匹虽然不算高大，但颇为生气勃勃的黑马，套着时髦的挽具，拉着一辆雅致的四轮敞篷马车，慢悠悠地向前移动着。马车上并排坐着两位衣著考究的年轻女人，她们都身披丝质灰色的斗篷，头上戴的是一式儿的遮阳宽边草帽，垂在帽檐上的面纱早已掀起，欢快地随风飘逸着。赶车的老头儿本是克拉尼的老乡，他嘴里叼着一个烟斗坐在前面。他那红褐色的络腮胡子和浓密的双眉被沿途的尘土染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车上的两位年轻女人是罗达科维奇将军的一双爱女，一位叫阿加莎，另一位叫阿米莉娅。她们从萨拉热窝出发，准备到维舍格勒去旅行。老将军早在春暖时分便已奉调到萨拉热窝任职，姐妹俩随后到此，转眼也有一个月了。

父亲已满头银丝，但身材修长，脸膛泛着红光。推算起来，他应该归属维也纳罗达科维奇家族的一脉分支。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名门望族的许多成员都先后在奥地利皇室充任过高

级军政大臣。罗达科维奇家族原是利卡省人，祖祖辈辈都是按照地道的德国传统生活着。后来传到了第五代、第六代子孙时，他们便口口声声自称是纯而又纯的维也纳人了。罗达科维奇家族成员们还狡黠地宣称自己是波斯尼亚某亲王的嫡系后裔，家中至今还珍藏着皇室的盾形纹章，每个成员都戴着一枚刻有这种纹章的大戒指，用以证明他们是亲王后裔的说法确凿无误。罗达科维奇除去有这样一个塞尔维亚的姓氏之外，波斯尼亚亲王后裔的传说当然也帮了他的大忙，所以在这年春天，他才能荣幸地被授予将军军衔，成为被占领的波斯尼亚地区司令，司令部的指挥所正好设在萨拉热窝。

眼下时值九月，气候温和宜人，将军决定去东部边防要塞作一次公务巡视旅行。维舍格勒是这次旅行的基地，他打算在这个地方逗留两三个星期。维舍格勒的指挥官原是将军在维也纳的老相识，是个颇富经验的老光棍，和蔼可亲，风流浪荡。他早已无心追逐事业上的飞黄腾达，如今派他驻守这个边关小塞，他倒也落得随遇而安，终日沉湎于养花种草、布置餐室、陈设指挥所之类的嗜好之中——这是他从许多愚蠢和奢华的嗜好中继续保持着的一种。他在上司们中间名声不佳，可是却很受同僚、女人和债主们的欢迎。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将军携带妻子儿女全家来此小憩。他还自告奋勇，亲自肩负起安排将军一家人下榻处所的重任，布置房间，安排侍从，并且组织了一班人马陪同将军去山林狩猎。他也为夫人和小姐们安排了种种合乎她们身份的消遣和娱乐活动。

于是，将军愉快应邀，偕同夫人、两位小姐和在军官学校就读、正在度假的儿子一同启程，向维舍格勒进发。

前一天，他们清晨便离开了萨拉热窝。将军、举止端庄而

略显肥胖的夫人和儿子三人，坐着一辆顶盖可以前后启合、乌黑油亮的四轮大马车。萨拉热窝商行的沙拉西维奇老板曾经规定，这种马车只租给地位显赫的重要人物，或者，必须在某些庄严隆重的场合才能使用。将军的两个女儿现已成长为两位小姐了，这次外出旅行，姐妹俩缠着父亲，要他把那辆轻巧而华丽的专用马车让给她俩乘坐，将军也只好首肯，把马车让了出来。姐妹双双兴致勃勃，她们怀着喜悦的心情遐想着愉快的旅途生活：当马车飘然越过那广阔无垠、不知名称的大地时，她们将有整整两天的时光可以无拘无束地促膝谈心、相互吐露少女的心声。啊，那该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啊！这一对姐妹彼此相亲相爱融洽无比，尽管除了同样美丽之外，她俩在其他方面并无共同之处。

姐姐阿加莎性情温柔，举止庄重大方，待人和蔼，办事诚实可靠。她经常为族人或自己家里的某些事务奔忙不息。维也纳的一些朋友戏称她为卡丽塔丝。因为当她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时，就组织了一个团体，专门帮助在底层的穷人。她从不追逐个人的享乐，而是在为他人服务中寻求自己的幸福。

比姐姐仅小一岁的阿米莉娅，和姐姐一样可爱，但稍显纤弱，面容苍白一些。她酷爱音乐，热衷于书籍和娱乐，同伴们常把她称作奥菲莉娅^①。她从踏进社会的第一天起，就被无情地卷入一件使她痛苦(没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字眼)而又毫无希望的爱的旋涡之中。阿米莉娅被孩提时代的一个小伙伴迷住了，她如痴似狂地热恋着他，而他却是个冷漠无情、善于自我克制的青年。这样一个人是足以把比奥菲莉娅更为坚强的人赶进修道

① 奥菲莉娅为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的人物，王子哈姆莱特的情人。

院的。当然，阿米莉娅并没有去进修道院——那已是1885年，进修道院再也不是什么时髦的玩意儿了。为了他，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她对他赤诚的爱，阿米莉娅至今仍是苦恼不堪，难以自拔，就象长年被一种隐秘而缠绵的病症折磨着一般。隐匿着的创伤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而姐姐阿加莎是阿米莉娅唯一可以信赖、可以向其吐露衷肠的人。也只有姐姐会不厌其烦地耐心听取妹妹的倾诉，对妹妹的爱情忧伤能体贴入微，并报以真诚的同情。

姐妹俩相伴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当父亲奉命到匈牙利和加里西亚要塞驻防时，她俩被双双送进了维也纳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后来，父亲换防驻守布拉格和维也纳，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五个年头。姐妹二人便在这两个城市里开始了她们的青年时代。

延绵起伏的罗马尼亚群山丛峦在眼前越过，辽阔的格拉沁纳沃平原一望无垠。在旷野里做不寻常的旅行，给阿米莉娅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她有十分充裕的时光，可以絮絮叨叨向姐姐一吐心腹之言。于是，郁积胸间的烦闷便一古脑儿倾倒出来了，她再也忍不住强压着的感情，竟放声哭了起来。烈日骄横地蒸晒着大地，远方的青山仿佛为荒凉的原野镶嵌了一条蜿蜒的绿边。阿米莉娅绝望地哭着，在空旷的原野上，她的哭声听来尤为凄楚、悲凉。

姐姐指着赶车老汉粗壮宽大的背脊，悄声提醒阿米莉娅不要在仆役面前因失去理智而激动失态。她轻柔地劝慰妹妹，指出来日方长，以后肯定会找到别的机会，可以由她尽情大哭一场。她亲热地搂着妹妹，抚慰着她，想使她平静下来。阿米莉娅伏在姐姐的肩头轻声呜咽了片刻之后，迷离地抬起头来。在

九月的阳光下，阿米莉娅那黄灿灿的金发，白晰的皮肤和碧澄的双眼显得格外光彩照人。姐妹俩会心地相视而笑，她们唇齿眉眼间的笑容竟是如此相似而美丽，一个仿佛在说：“现在不是好了嘛，宽慰多了吧？”另一个好象在回答：“是呀，确实好多了，亲爱的。可是我的心却仍在隐隐作痛呢，而且将来也一直会痛的。”

马车在继续行进。她们尽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饱览四野缓缓移动的自然景色。此时，将军、夫人和儿子乘坐的四轮马车已被远远甩在后面，相距已有个把小时的路程了。

已近正午时分，路面令人难以觉察地微微向下倾斜，大平原渐渐向下洼去。现在本是天高气爽、清风徐来的早秋季节，可眼下却好似身处烈火蒸腾的盛暑时分，姐妹俩第一次领教了洼地的燥热。道路两侧有疏疏落落的羊圈、牛栏，都用干裂的一色灰圆木搭架而成。这些孤零散乱的牲口圈，给人以凄凉落寞之感。这里既无人烟，又不见牛羊，连一棵苍翠的树木或一小片开垦过的熟土也未曾见到。在这凝固呆滞的空间，甚至连小鸟儿也早已远飞他乡。道路又由洼地的坡底向高处伸展，恰似沿着一条弯弯的曲线向上升去。马儿不觉放慢了步子，呼呼地喘着气，吃力地向上爬着，最后终于把车子拉到了坡顶，于是广大辽阔的平原再现眼前，只是它已不再象原先那样平坦、单调。它微微向上延伸，两旁是连绵不断的丘陵，浅谷中长满了葱茏的灌木。

公路右侧的一块空地上，有一小群人围聚着。其中有两个农妇模样的女人，正弯着腰注视着地上的什么东西。阿加莎和妹妹在车上同时看见了那群人。马车越驰越近，她们看得更清楚了：两个农妇般的女人正为倒在地上的一个孩子忙碌着，她

们的身边站着一个小男孩。当马车离他们更近些时，两个女人和小男孩都转过身来，默默地打量着车上的两位小姐，揣摩着她们是不是从天而降的两位天使。

一眼就可以看出，躺在草地上的是一个发着高烧、身染重病的小姑娘。小姑娘的身旁正熊熊地燃着一堆篝火。两姐妹不懂这里的方言，她们最多只会用波斯尼亚语说声“你好”，除此之外便一窍不通了。她们只好求助于赶车老汉。倔老头儿却不太乐意，他一步也不肯离开他的马车。但碍于面子，也只好停妥车子，勉强走向人群，权且充当小姐的译员。

躺在地上的小姑娘被毒蛇咬伤了腿。那天，她在密密的矮树丛中放牧羊群，不慎被咬（顷刻间，阿加莎和阿米莉娅感到毛骨悚然，犹如自己的双脚正踩着一条毒蛇，不禁胆战心惊起来）。两位农妇中，较年轻的那个心神慌乱，她好象正负重爬山似的喘息不止，从她断断续续、泣不成声的诉说中，姐妹俩方才弄清事情的真相，原来她就是小姑娘的母亲。另一个年龄稍长的女人，蹲在小姑娘身旁，口中念念有词地祷告着。她是附近村子里的一个会施魔法的巫婆。

巫婆在塞尔维亚叫做斯米尔加。这个女人身材高大，面颊红润光洁，闪忽着一双溜圆黝黑的眼睛。在这整个区域之内，她是独一无二用巫术行医的走方郎中。不仅如此，她还替人相面、算卦呢。对于两位外国小姐的突然光临，她竟毫不介意，依旧旁若无人、泰然自若地围着小姑娘忙碌，她专心致志，煞有介事，俨然象一位胸有成竹的好医师，脸上露出镇定、仁慈的表情。有她在场，病人本会感到生命已有保障，但是，孩子从清晨被毒蛇咬伤时起，到现在已足足三个小时过去了，孩子体内的蛇毒越发显出威力，典型的麻痹症状出现了——孩子的

眼睛和嘴唇紧闭着，脸呈土色，呼吸短促，浑身冒出了粘糊糊的冷汗。巫婆早已看出孩子的病情严重，她现在正以双倍的虔诚，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小姑娘肿胀的腿。伤口极小，肉眼几乎无从辨认。巫婆镇静沉着，一双眼睛紧紧盯住小小的伤口，似乎那里隐藏着什么奥秘。她不时伸出右手，用拇指上修尖的指甲围绕着病孩腿上无形的伤口绕来绕去，轻轻勾画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螺旋形曲线，也许是用以表示蛇背上的黑色斑纹吧。她一面画，一面用平板的声调低低背诵着什么经文，可是除了偶尔尚能听出的几个韵脚之外，其他句子便淹没在一片更为低沉的喃喃声中。最后，她轻轻摇晃着小姑娘的肿腿，扬起脑袋小声唱道：

东方刚破晓，兰娜起得早，
到牧场，去刈青青草。
不料草中钻出蛇一条，
皮儿黄，牙儿尖，张嘴就把兰娜咬。
兰娜疼得哭又叫，妈妈赶来安慰道：
“小兰娜，莫要怕，
我来为你施魔法。
大苹果的汁、鹿妈妈的乳，
拔毒消肿百病除。”

唱完之后，她又有板有眼地念起经来，但字句含混不清。她不时低下头去，鼓起两腮先向病孩腿上的伤口吹气，接着向遥遥的远方旋转着身子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吹一口气。这一切都做完之后，她信心十足地直起腰来，仿佛这下子已经万事大吉、平安无事了。她伸手解开随身携带的小包，从中掏出几

枝干瘪的草药，是她用来专治蛇毒的。她用唾沫把草药弄湿，敷在孩子的伤口上。

阿加莎以厌恶的目光审视着这个煞有介事的平庸的巫婆。她深深感到自己应该站出来无情揭露这套迷信的鬼把戏和骗人的巫术，同时采取合理的医疗措施，拿出真正有效的药物来。然而阿加莎却呆立着，好象她被牢牢地钉在地上了，就象自从跨下马车以后，她的双脚就陷入了一股暖烘烘、粘糊糊的流沙之中，尽管使足气力也感到难以举步。她脑海中出现的每一个思绪的浪花，竟然都立刻在流沙中沉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使出浑身的力气来支撑着自己的躯体，缓缓走上前去。

被毒蛇咬伤的小姑娘现在侧着身子躺在地上，身上裹着一件长长的白衬衫，下摆擦到膝盖上，裸露着双腿。那条硬梆梆斜伸到一边的左腿红肿得十分明显。肉眼难以找到伤口的准确部位，但人们可以判断伤口就在脚踝上方，那里显出青绿色的一圈，四周红得发烫。孩子无力地呻吟着，不时打嗝似的震颤着全身。

阿加莎又向前靠近一些，盯着孩子的肿腿仔细观察了许久。她那双秀气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一起，显出一副异乎寻常的、不自然的表情。妹妹阿米莉娅也随着姐姐不安起来，她噤着轻声问道：

“被毒蛇咬了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啊？”

阿加莎依旧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病孩，对于妹妹的问话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听见。

在维也纳时，阿加莎与同伴们定期走访贫民窟，在那种地方，什么样的疾病和贫困她不曾见过呢。可是在这里，这却是个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而且十分可怕。在维也纳的贫民

窟，她很明白需要什么、应该怎么对付，至少知道应采取什么样切实可行的措施。贫民窟的问题无非是把孩子从那些不道德的父母手中拯救出来，从酗酒或疾病中解脱出来。在那里，病症并不难于诊断，开方也很容易，关键在于——钱。贫民无钱买药，无钱购买营养丰富的食品，或者无钱易地疗养。可是，现在呢，在这穷乡僻壤，人们又能做些什么呢；真是一筹莫展难煞人。阿加莎愁容满面、焦虑万分。她向村民问长问短，希望想出个主意来。赶车老汉结结巴巴地给她充当翻译。

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吗？喏，他们从小姑娘腿上的伤口里尽力挤出了毒血，在膝盖的上端紧紧地扎了一条绑带，同时也派了小姑娘的哥哥跑回村子去取白兰地了。年轻的母亲拭着泪水，擦着汗珠，一面说一面含糊糊糊地向远方指了指，也许他们的村子就在那边吧。除此之外，他们已无计可施，只好干等着了。

阿加莎询问赶车老汉：“你带甜酒了吗？白兰地更好。”

“没有，小姐。赶车的时候我向来不喝酒，也从不带着那玩意儿。”

阿加莎心中暗自咒骂道，假如我能把那假仁假义，蛊惑人心的巫婆和这个袖手旁观、暗自幸灾乐祸的赶车老头都立刻轰走才痛快呢！她恨不得自己马上卷起袖管去挽救小姑娘的生命。然而，她绝望地呆立着，想不出一办法子，她抱怨着自己，也责怪着周围的人。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孩子死去吗！”阿加莎压低了嗓门激动地说，自己也不知道这愤怒的谴责究竟指向谁人。阿加莎顾不得许多了，她双膝跪下，掏出科隆香水，在自己的手帕上洒了一些，轻轻地的小姑娘的额头和脸颊上擦拭。孩子

却更加高声地呻吟起来。

“烧酒，当然啦！只有烧酒才能救她的命！”阿加莎低声说，仿佛这会儿她才想到了这一招。她转身对赶车老汉说：

“你立刻调转车头往回赶，去迎上我爸妈的车子。你要快马加鞭，越快越好，把那只长颈酒瓶拿来，瓶里装的是法国白兰地酒！快去快回。你听见了吗？快呀！”

可是，任凭天塌地陷，这位从克拉尼来的赶车人却还是依然故我。况且，他一直在想，年轻的女主人在这帮波斯尼亚农妇面前的所作所为，实在有点儿失去身份，也太不切实际，无妨说这纯粹是瞎胡闹，就跟那些喝得酩酊大醉、深更半夜逼着他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驾车飞奔的公子哥儿们一个样。但是，老头儿还是把马车调转了头，开始往回赶。阿加莎心急如焚，只见马儿象蜗牛一般，慢悠悠地在原野上爬行。

无精打采的阿米莉娅挨在姐姐身旁，观察着“大”姐姐的一举一动。由于充当翻译的老汉赶车取酒去了，姐妹俩就无话可说。她们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推测着此地的各种情况。闷热的暑气笼罩着大地，在这焦枯干旱的茫茫原野里，这一小簇村民显得如此可怜、渺小。两个农妇犹如木雕石刻一般呆呆地站在那儿。小姑娘的母亲不断向西方张望，村庄就在那边，也许救命的白兰地正从那里送来。母亲的目光是多么焦急、绝望，好象村子远在世界的另一端。巫婆这时却不再作声，她正静静地等待着魔法显灵呢。那个小男孩瞪着一双呆滞的眼睛木然站着。小姑娘则裹着那件肮里肮脏、污渍斑斑的衬衫躺在那儿，一条浮肿僵直的腿直挺挺地伸展着。

“小姑娘要死了吗？”阿米莉娅怯生生地问道。

“只要我们能及时给她灌几口烧酒，她就不会死。”姐姐

俨然以行家里手的口吻简洁地回答了阿米莉娅的提问。

四周鸦雀无声，一片死寂——能听见的唯有小姑娘断断续续的低声呻吟。炎炎烈日无情地炙烤着人们，老汉的马车无影无踪，仿佛已被这灰濛濛的平原一口吞没。时间停止了，炎热的空气凝滞着，一动也不动，正象蒙在人们心头的层层愁云惨雾。

“我的天哪，阿加莎，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民啊！”妹妹低声说道，竭力抑制着自己心中的愤懑和不安。

阿加莎遥望着远方的地平线，希望老汉的马车立刻出现。悲哀的母亲机械地不停地擦拭着流不尽的泪珠，一下，又一下。

突然，昏迷中的小姑娘一阵痉挛抽搐，接着便呕吐起来。她没有抬起身子，吐出的食物顺着嘴角流淌。母亲弯下腰去，微微抬起孩子的头部。阿加莎连忙掏出一方镶边绣花手帕，擦净了小姑娘的嘴巴。娇小的躯体又抽搐了几次，然后便一动不动了，脸上呈现出一片死灰色，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阿加莎撩起了孩子的衣襟，发现那小小的肚皮也开始肿胀起来。从孩子身下又发出阵阵恶臭，无疑，她完全处于尿尿失控、不省人事的严重病态中。

阿加莎站起身来，用双手向村民们比画着，她想问问谁身边带着水。草地上恰好放着一只陶罐，可是只剩下最后几滴水，村民们表示方圆数十里内根本弄不到水。阿加莎比比划划做了无数手势，终于使他们明白阿加莎要一只小勺，有了小勺可以轻轻撬开小姑娘咬紧的牙关，灌入这珍贵的水滴。然而，就连这么一把普普通通的小勺也无法寻得。

阿加莎无奈地叹息着：“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说着，她接过妹妹递来的手帕，擦着手指。她的赤诚之心迎面遇到的竟是如此之多的困难，她的精神不由得也颓丧起来。

阿加莎合拢双手，越来越感到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她目光里带着怨恨的神色，瞪视着蜷缩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的巫婆。只见她镇定自若，对自己的灵丹妙药和魔法信心十足。从她脸上的神情来判断，她似乎在告诉人们，只要上帝愿意，她的魔法毫无疑问正在而且必然会在受苦受难者身上显灵的。阿加莎这时竟然对讨厌的巫婆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怜悯宽厚之情，甚至期望那神奇的女巫能继续装神弄鬼，念咒画符，为可怜的孩子驱魔治病。

做妹妹的一般都会在无意中模仿姐姐的举止行动。这会儿两姐妹便都无可奈何地抄着双手站在烈日下，象身旁的两位农妇一样，期待着救助的来到。在这硕大无朋的天地之间，在这无垠无涯、荒荒凉凉的大平原上，除却一些七零八落、歪斜破败、景象被人废弃的舞台小景似的牛棚之外，不见任何村落和人迹。两姐妹不禁感到，她们自己仿佛也一向都是如此灰暗绝望、如此孤立无援地呆站着，变成了多余的人。她们隐约感到，自己变得同山野村妇同样贫穷，同样卑微。仿佛不知多少世纪以来，她们就被卷入了一出戏剧，正过着原始牧羊人的生活，脑袋上、眼皮上和四肢都压着沉重的铅块，她们仿佛在广大无边的天地中生了根。在这里，只有那隐匿在小女孩病体内的妖魔鬼怪正在兴风作浪，有节奏地跳动着，恣意蹂躏着，发着淫威。

四周一片寂静。母亲还在抹着泪、擦着汗。之后，她便抽噎啜泣，一面哭一面哀声诉说起来。阿加莎姐妹俩虽然一个字

也听不懂她说的是些什么，但是她俩完全懂得母亲心中的伤痛。

“啊，我实在受不了呀…呜…呜，倒霉事怎么全都落到我的头上啦。呜…呜，我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受苦人哪！”

她一面哀哭一面不断抬头遥望远方。小儿子回村取酒，走了已有整整三个小时了，可是连个影子也看不见，不知到哪里游荡去了，好象他去找的不是酒，而是死神！

终于，淡黄色的马车在公路上出现了。阿加莎激动地使劲向赶车老汉挥舞着手帕，催他快马加鞭。可恨老头生性迟钝缓慢，怎么也快不起来，依旧不紧不慢地赶着车子。他带来了一只晶莹的扁平细颈玻璃瓶，顶端扣着个银酒杯，既可用来喝酒，又可充当瓶塞盖。

他们好不容易才把小姑娘咬紧的牙关微微掰开，聚精会神的阿加莎把白兰地缓缓滴入孩子口中。她唯恐孩子会再次呕吐，只要小姑娘稍有咳呛，她便立即停止灌酒，耐心等待着。就这样将瓶中的酒完全灌进了小姑娘口中。约莫过了十分钟光景，小姑娘苍白的额头渗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混浊无神的眼睛渐渐清澈明净，灰惨惨的脸上竟泛出了淡淡的红晕。

通过马车夫的翻译，阿加莎告诉年青的妈妈应该如何护理好病中的孩子。她强调说无论如何此刻绝不能让孩子沉沉睡去，应该按摩她的额头和胸膛，有节奏地抬起她的双臂，帮助她呼吸，刺激她衰微的心脏。母亲和农妇频频点头答应着，心中对阿加莎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两位城市小姐就要离去了，村民们原地围聚着，匆忙间，竟忘记了向小姐说声“谢谢”，甚至连“再见”也没有说一声。

姐妹俩登上马车坐定，车轮敏捷地转动起来，沿着大道继续前进。滚滚飞尘中，父母和弟弟乘坐的四轮马车已隐约可